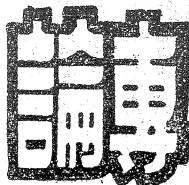


提 著

5

今日之世，據說是人智發達，科學昌明，生產甚衆，受用不盡，可謂
猶歟盛矣，應加讚嘆！然而回頭去看，前面固是美景，後邊亦有慘象，萬
別千差，高低不平。誠如古人所謂：「朱門酒肉臭，路有餓死骨」。又曰：
「美人帳下猶歌舞，壯士軍前半死生」。甚至有人還引古詩所謂：「商女
那知亡國恨？隔江猶唱後庭花」！其苦樂相雜，哭笑不同，有如是也。此
世間上之一切矛盾現象，便交織着一幅陞官圖與流亡圖，令人一面生其羨
慕之心，一面爲之憂愁不已。苟無人加以濟度，來日大難，必方興未艾！
此佛謂：「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」。即言此一娑婆世界，全皆是苦，無一可
樂，當何所戀，猶自不捨？又曰：「所有一切衆生之類，若卵生，若胎生
，若溼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無色，若有想，若無想；若非有想，若非
無想，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」。此爲其發心度生之宏願，所謂拔苦
與樂，起死回生；亦即是欲如所謂：「老者安之，少者懷之」。又曰：「如
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，實無衆生，得滅度者。何以故？須菩提！若菩
薩有我相，人相，衆生相，壽者相，即非菩薩」。此亦爲其毫無條件之度
生，即所謂捨身救人之菩薩道也。良以一切人類皆有慈而不普，有悲而不
恒。雖孟子嘗謂：「令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，皆飼惄而往救之，非欲內交
於孺子之父母也；非欲要譽於鄉黨朋友也，非惡其聲而然也。是故惄隱之
心，人皆有之」。此儒者謂：「人皆可以爲堯舜」。佛謂：「一切衆生皆有
佛性」。便即由於其既有覺性亦有慈悲心也。然而論語嘗謂：「子鈞而不網
，弋不射宿」。孟子謂：「君子之於禽獸也，見其生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
不忍食其肉，是以君子遠庖厨也」。有人亦曾笑其爲假慈悲，可食而不可
看，何必猩猩作態！又如耶教徒亦恒謂：「牛羊鷄鳴魚等，是上帝造來給
我們食的」。假神殺生，罪過無邊，尤爲荒謬絕倫，不近情理！因此所謂
世風不古，人慾縱橫，怨聲四起，險象環生；便亦由於煩惱邪見之作祟，
惡師賊徒之煽惑，種種愛憎，種種區域；生起分別之心，作出凶惡之事。
遂致其結果雖愛其家，而不愛人之家；雖愛其國，而不愛他之國；又雖愛
所謂世界大同，而不愛於異類禽獸。卒至於不惟不愛，甚或侵之奪之，打
之殺之，死有餘辜，報在兒孫！此凡夫之愛，不幾亦與菩薩之慈，南轅北
轍，背道而馳？故若苟非行於菩薩之道，匪惟無法濟人，實亦便不足以言
於救世也。用特不揣謬陋，分述如次：



一 導 言



二 譯 義



惟 悅

三 觀 機

是以菩薩將在度生之時，心有所思，行必相應。諦觀衆生業報，善知
諸法因緣，始能對症下藥，予以根治，此爲一定不易之理也。譬如一切有
情之苦。或由自因所生，或隨他緣而起，性質複雜，不一而足。其所謂自
因者，謂其或自懶惰，或自愚癡，或自懦奢，或自貪欲；甚或其性暴戾凶
狠，無慚無愧等。對於資生事務，不勤勞作，罔欲修治，受用不節，取捨
非正，甚或爲財利所驅，爲奸爲盜，或殺或奪，妄言兩舌，詭詐活命等。

夫梵語菩薩提薩埵，此譯正覺有情。謂此人智慧殊勝，自覺覺他。達法
真際，離諸迷惑顛倒；能拔一切苦，與一切樂，德量廣大，志願超絕；以
度他爲自度，利人作己利，勇猛無畏，精進不已。且於人類中最爲尊勝，
慈悲爲懷，喜捨是念；普能感化一切魔怨，實非凡外所能攝伏；心大力大
，行大果大，是名菩薩摩訶薩也。又其所行利生之道，造作成辦廣大之事
業，純如所謂：「不捨塵勞爲佛事，常宏教法利人生」。旨在益人，實非爲
己，既不求名，亦弗貪利。故名其爲菩薩道，亦名爲大士行也。此殆如莊
子所謂：「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，胼無胈，胫無毛，櫛甚風，沐
甚雨」。又如孟子所謂：「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而爲之」。是均爲
在行菩薩之道，亦即佛教所特有利他之行也。譬如一切衆生，咸皆非無欲
望，亦非不欲求脫諸苦；欲謂衣食居住欲，男女室家欲，遭興娛樂欲，社
會治安欲等。苦謂貧窮飢寒苦，惄獨鰥寡苦，盜賊刦掠苦，暴政撲克苦等
。皆必需要有人施以資財，施以無畏；尤其是施以妙法，啓其智慧，救其
愚癡；令其解脫生死，跳出輪迴，得安隱樂，不受後有。所謂「溪我后，
後來其蘇」。若大旱之望雲霓，亦不是過也。惟獨惜世人皆以利爲心，
自度是念，所謂如秦人之視越人，苦樂漠不關心，尚復何言！此菩薩之道
，不如俗人之口是心非，惠而不費，無一可取；亦非如二乘之人，只知安
享極樂之福，怕惹煩惱之事。如佛所謂「焦芽敗種」，永難生長善根，對
其亦無希望。是知在今日之世，不愁天災人禍紛至沓來，如陷水火，頗不
安穩；但恐無人能行菩薩之道，拯其陷溺，登於衽席，是不能不爲衆生悲
也！故所謂菩薩道者，實如孔子之所謂「殺身成仁」，孟子之所謂「捨生
取義」；以及如地藏菩薩之所謂：「衆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，地獄未空，誓
不成佛」。是即名爲菩薩之道，亦爲驚天動地之利人行也。

致由如是之惡業，感得相當之苦報；比如貧窮飢寒流離，罰銀枷鎖牢獄，是爲由因所生也。其所謂他緣者，謂其由於業感與外力，遭逢天災，常遇人禍，水旱風火，毒蟲飛蝗，刀兵飢餓，疫疾流行等，是爲天災。又因由於風俗不良，政治失修，教育非法，邪說爭鳴等。以致人心敗壞，社會不寧，爭奪相尋，盜賊蠭起；造成內亂不輯，外患頻乘，所謂強陵弱，衆暴寡，智欺愚，勇怯怯等，是名人禍。故有如斯之種種因緣，必使民不聊生，逃亡轉徙，父母凍餓，兄弟妻子離散，所謂老弱轉於溝壑，壯者鋌而走險；或歿於水火，或喪於兵戈，無怙無依，無恤無救，是誠大可悲愍矣！此孟子謂：「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」。亦即佛說業因多隨緣起，欲不造業，便須改良環境；而外緣亦從業生，欲無穢土，尤應教正人心。此菩薩如是觀察諸法因緣與業報，認爲莫不皆由衆生自作自受，自縳自縛，實無一天神作其主宰，喜之怒之，賞之罰之。故今爲欲以佛法作救治，所謂宜未雨而綢繆，勿臨渴而掘井；在勢必須先使其自淨身心，安分守己，不造諸惡，樂天知命；不貪一文非份之財，不說一句無益之話，令知因果，勿忘惡報，勇於爲人，力戒自私。則其雖不行菩薩之道，實亦有大士之德，自必河清海晏，天下太平。脫非然者，便必亦如佛說：「業力不思議，雖遠必相牽，果報成熟時，欲避終難脫」。是則匪惟造作惡業之人，當必先受其苦報，所謂現在之百苦，將來之三塗。且亦必令行菩薩道者，其心慄焉憂之！往來奔走相救，無有寧息，其勞苦與難度，當必百千萬倍於此矣。

四 舉 法

至若所謂以一切善法，行於菩薩道者：略舉有如十善業道，靜慮解脫，等持正至，四念住，四正斷，四神足，五根，五力，七覺支，八正道，九想，十想，十種隨念，十一種智，三無漏根，奢摩他，毗鉢舍那，四攝事，四勝住，三明，五眼，六神通，六波羅蜜，七聖財，八大士覺，九有情居智，陀羅尼門，三摩地門，十地，十行，十忍，二十增上意樂，如來十力，四無所畏，四無碍解，十八佛不共法，三十二大士相，八十隨好，無忘失法，恒住捨性，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一切相微妙智，大慈大悲，大喜大捨，以及無量無邊之佛法，皆爲行菩薩道之人，日常之所需，善法，並能成就一切佛道。故若能修行六度，即是實行無量之妙法也。茲因篇幅所限，不能六法共舉，只以布施爲例，便可自見。比如菩薩在行其道之時，見有一人應加以財施者，即便施以生活上之所需，如飲食衣服居

室湯藥等。或資生中之工具者，如錢財田地工藝器械等。又如或於有恩者，如父母師長良友等。有勝德者，如佛法僧與賢聖等。有情愛者，如妻子兒女眷屬等。有益於公者，如修築道路，建造橋樑，疏通溝塘，創辦義倉等，皆應量力資助，不求報答，此其一也。又如見有一人應加以法施者，即使亦施以世間之法，如倫常道德，仁義禮樂，修身正心，科學技藝等。若欲施以出世間之法，如爲諸智者施以大法，爲彼愚者說其淺法。若要言之，即爲貪者說不淨觀，瞋者說慈悲觀，癡者說於緣起，慢者觀界差別，尋伺者觀出入息等。又如對二乘種性者教以聖諦解脫，大乘種性者教以六度菩提，無種性者教以十善業道，此其二也。又若見有一人應加以無畏施者，亦便施以種種無畏之事（後節引證中詳）如普門品所謂：「衆生被困厄，無量苦逼身，觀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間苦，具足神通力，廣修智方便，十方諸國土，無刹不現身；種種諸惡趣，地獄鬼畜生，生老病死苦，以漸悉令滅」。此其三也。由是可知所謂菩薩道者，包羅萬象，無所不爲，已窮盡廣度衆生之能事。如其所謂：但求有利於人，雖肝腦塗地與粉骨碎身，以至於死墮地獄，亦皆毫不畏懼，昂然爲之。此佛教之菩薩道，若衡諸世間上一切宗教之善行，試問有一能及之否？以其尙有我相與野心，何能真個不怕於死！故其爲佛教所特有之妙行，人所不能否認者也。

五 引 證

若欲舉例言之，譬如佛昔在因地中爲太子時，見有一乳虎飢欲食子，其心不忍，惻然愍之！乃委身於餓虎之前，恣其食噉，救其子命，此其一也。又如作輪王時，見有一鷹逐鵠，爲全其命，以替鵠死。遂盡割身上之肉，予鷹食之，此其二也。再如渴世疫疾起時，一切人民惡疾相纏，無救無依，痛苦不已！遂以神通之力，妙藥嚴身，可療百病，喚人前來割取，食之便瘥，此其三也。復如渴世飢饉生時，餓殍載道，慘不忍睹！乃以神力化作大魚，形量廣大，食之不盡，令人悉皆飽滿，此其四也。諸如是等，難以悉舉，即所謂難忍能忍也。其他若見一切衆生，或爲虎狼獅子所逼，或被強盜賊人所脅，或逢大火，或溺狂流；或爲暴政毒刑所加，或受異族強鄰之侵。使一切衆生哀呼慘號，無人拯救，勢非絕命不可。爾時菩薩目擊此事，心生慘痛，隨己能力，立即赴援；或以自身入虎狼穴，入盜賊巢，入大火聚，入洪水處；履險若夷，臨危不懼，縱失身命，亦不自惜，亦即所謂難行能行也。其餘如或以智辯，感凶化愚，或以威力，除暴禦侮，拯救人羣，捍衛國家，寧可我墮地獄，不忍衆生受苦，此亦爲其廣大之行也。譬如在此世間之中，常有志士仁人，忠臣孝子，亦是在行菩薩之道，捨身救人，全無所畏。如史載楊香打虎，西門豹投巫，沛公除秦苛政，緹繁請廢肉刑，弦高之却秦師，墨翟之難公輸，禹平洪水，稷教稼穡，下

迄於成湯放桀，武王伐紂，林肯之釋黑奴，甘地之爭獨立等。均皆功績萬世，炳炳氣魄雄偉，德望甚孚，功勞實大。若以言於立德立功，是亦真應萬世不朽！不特此也，又如菩薩常見一切衆生，居恒纏縛於貪欲之網，沉淪於生死之海，常爲無明暴風所飄，情愛狂流所溺，憂悲苦惱，永不能已！乃發大悲願，誓度生死，不住涅槃，入諸苦海，泛大慈舟；或以財施，或以法濟，皆欲置之彼岸，永脫輪迴。所謂：「若一衆生未成佛，終不於此取泥洹」。其誓願之宏，悲心之大，有如是者。故欲上求佛道，便須下化衆生，度人先於度己，修道次於修行。所謂「己雖未度，願度未來」。是爲菩薩道之真義，亦方可以受佛之記別也。

六
結論

總之，嘗聞佛云：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」其意是說凡外常欲自私，二乘只知自度，兩皆不欲度人，惠施於物，是誠得少爲足，亦即所謂煩惱。就箇人言，未嘗不冠冕堂皇，戒急重於乘急，自必速成佛道，往生淨土。然而若一回顧苦海中之衆生，尙仍自載沉載浮，呼娘呼爺，所謂「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」！雖有佛子在旁見之，亦以明哲保身爲念，如俗所謂：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」。則佛法竟變成爲自私品，以言於「利生爲事業，弘法是家務」，是真不知何解？且若人人皆欲了生脫死，又不知如彌陀經所謂：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，得生彼國」。則若被佛問及功德何在，欲我接引？實亦必啞口無言，慚愧不已！須知若欲度生，便須不懼惹事生非，拖泥帶水。如淨名經曰：「若有大戰陣，立之以等力，菩薩現威勢，降伏使和安」。此以戰爭言也。又曰：「或現作妓女，引諸好色者，先以欲鈎牽，後令入佛智」。此以色欲言也。復曰：「或爲邑中主，或作商人導，國師及大臣，以祐利衆生……。見須供養者，現爲作僮僕，既悅可其意，乃發以道心；隨彼之所須，得入於佛道，以善方便力，皆能給足之。」此以一切苦行言也。凡此所引，在佛視之，認爲理所當然，勿庸置疑。然在一班學小乘者聞之，自必汗流浹背，掩耳疾走。太上菩薩道爲佛教精華之所在，不同於凡外之自私自利，二乘之自修自度。亦惟有此犧牲之精神，使一切宗教皆黯然無色，如螢火之於日光，自覺非常渺少，不可比擬。亦惟有此刻苦之行爲，使一切衆生皆自生信仰，如稚子之於慈父，常欲得其撫養，自願皈依。此涅槃經曰：「佛能施衆安樂故，自於己樂不貪樂，爲諸衆生修苦行，是故世間興供養」。此言佛法旨在施

建康書局印行

華嚴疏鈔	定價臺幣廿元預約臺六十元
大涅槃經集解	(十九種) 定價港幣廿元預約臺五十五元
大涅槃經義記	(四十九卷) 定價港幣廿元預約六十五元
翻譯名義集	(七十一卷) 上二經淨土經疏合裝一冊
杜少陵全集詳	定價臺幣三十五元
蘭定價十五元	精裝定價五十五元 平裝定價四十五元
小說長篇玉	特價廿五元 特價廿八元 預約十元

現在我提出一個最真實的報告，就是巨譜大藏經的諸位大德，應否發給昭和法寶總目錄，按照影印大藏經的規定，附有目錄一冊。但是所附目錄，只是簡單的排列經名譯人，表示全藏的順序，沒有其他作用。假設我們要查知藏內某一部經書譯者著者的歷史小傳卒年月事蹟等，就非有昭和法寶總目錄不可，（在著譯部）這是昭和法寶總目錄的第一用途。假設我們要查知藏內某一部經書的文字是根據宋藏呢？明藏呢？或者高麗藏，日本藏呢？也非有昭和法寶總目錄不可（在勘同部）這是昭和法寶總目錄的第二用途。假設我們聽了一部經書的名字，要查知是否已編入藏內並在何部何冊，更非有昭和法寶總目錄不可（在索引部）這是昭和法寶總目錄的第三用途。假設我們要查知某一經書有幾種譯本？幾種註本？幾種別名？幾種刻板？以及何人所譯所註，已否入藏，尤非有昭和法寶總目錄不可（在著譯部）這是昭和法寶總目錄的第四用途。除了這四項要用之外，他如歷代各國藏經內容的比較，敦煌石室古經分藏各國的數量，以及研究藏經的事門著作，都是閱藏時候的重要資料。本書局影印昭和法寶總目錄，裝訂與大藏經相同，全部三冊，定價新臺幣三百元，港幣七十元，預約祇收新臺幣一百八十七元，港幣五十元，包括郵費在內。希望踴躍預約，出版之後書印無多恐抱向隅。即日收款，七月出書。專此奉聞。

人安樂，故願自修苦行也。又曰：「見他受苦身戰勦，處在地獄不覺痛，爲諸衆生受大苦，是故無勝無有量。如來爲衆修苦行，成就具足滿六度，心處邪風不傾動，是故能勝世大士」。此言佛教之勝過其他宗教，即在於有慈悲心爲衆生受苦，雖處邪說橫行之世，亦必無人敢加以破壞也。故今爲欲實行佛道，或欲提高其在世界上之地位，理應請念佛之善男信女，修行之頭陀淨人；愍於衆生之苦，懷於世變之亟。於薰修以後，無妨多作一些社會事業，即四攝中所謂之布施，愛語，利行，同事。則佛教便可指日興盛，亦即爲實踐菩薩道也。